

关于中动词及物性的思考

许艾明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关于中动词的及物性质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以 Keyser 和 Roeper 为代表, 认为此类动词是及物动词; 另一种观点以 Perlmutter 为代表, 认为此类动词是不及物动词。针对这两种观点存在的问题, 在总结大量语言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中动词具有中间性”的观点, 并综合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观点对其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 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中动词; 中间性

中图分类号: H3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5-0649-05

要讨论中动词的及物性问题, 我们首先必须从中动结构谈起。英语中常常遇到这样一些句子:

The books sell well. / The floor waxes easily. / The meat doesn't cut. / This manuscript is reading better every day.

在语法研究中, 人们习惯将这类句子结构称为中动结构 (middle construction) 或中动语态 (middle voice); 其中的动词称为中动动词、中动词 (middle-verb) 或非宾格动词 (unaccusative verb) ^①。

一、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中动词及物性的研究存在分歧: 以 Keyser 和 Roeper (后称 K&R) 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动词为及物动词, 而以 Perlmutter 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为不及物动词。

K & R 指出, 中动词自词库出现就是及物性的。他们利用 away 表连续性或方向时可与不及物动词结合, 但不能与及物动词结合的特点来检验中动词的及物性。例如:

- 1) a. The dial is spinning away. (表连续)
b. John is hitting away at Bill. (表连续)
c. John is hitting Bill away. (不表连续, 只表方向)

- 2) * The bureaucrats bribe away. ^②

K & R 认为中动词不能与 away 结合, 所以它们

是及物动词。然而, 表静态的不及物动词也不能和表连续的 away 并用, 例如: * That suffices away. 显然, away 用来判断动词的及物性不是很充分。

另外, 鉴于 out 前缀是一条将不及物动词转换为及物动词的词汇规则, K&R 用 out 前缀来考察中动词的及物性, 如例 3)。而中动词不能应用 out 前缀, 如例 4)。因此他们认为中动词应该是及物动词。

- 3) John outran Bill.

- 4) * Bureaucrats outbribe easily.

然而, 表静态的不及物动词也不能应用 out 前缀规则, 例如: * His advice outmatters ours. 因此可见, out 前缀规则也不是一种有效的检验手段。^[1]

由上可以看出他们研究的几点不足: 第一, K&R 的论证没有考虑表静态的不及物动词, 因而无法覆盖全部语言事实, 带有片面性; 第二, 他们均拘泥于用单纯的词法来证明中动词的及物性, 完全与语义脱节。而语言是语音与意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这种只顾形式、不顾意义的论证是无法彻底弄清中动词的本质问题的。

Perlmutter 则认为中动词是不及物动词, 并于 1978 年提出著名的非宾格动词假设。他把不及物动词分为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 将不能出现在非人称被动式中的动词叫做非宾格动词。他认为语言中存在一些普遍的法则, 在法则的基础之上, 人们可以从句子的语义推导出动词论元的深层句法关系, 是深层主语还是深层宾语。无意愿控制或非自主的非宾格动词的惟一论元是深层宾语, 也就是域

内论元。^[2]

乍看起来, Perlmutter 的理论颇有道理。他先是将中动词归于不及物动词之列——毕竟中动词后面没有跟宾语。然而, 没有直接跟宾语并不意味着事实上没有宾语。为了弥补这种说法的不足, 他接着补充了一个非宾格动词假设, 说“非宾格动词的惟一论元是深层宾语”。如果从整体上来看, Perlmutter 将中动词看做一种特殊动词的说法似乎站得住脚。但是, 为什么不把它归为及物动词而根本不用什么非宾格动词假设来补充呢? 再者, 对于为何将中动词归于不及物动词的问题, Perlmutter 并没有触及, 他只是做了个假设。笔者认为, 他将中动词归为不及物动词的原因是从形式上来考虑的, 这样完全忽视了对意义的探究, 因而不能令人信服。那么中动词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动词呢?

二、中间性的假设

我们首先来分析例句“The books sell well.”中的动词。从深层意义上来说, 动词 sell 带了宾语 books, 所以它应该是及物动词——尽管宾语在句首即语法主语位置上; 从形式上来说, sell 又应该是不及物动词, 因为它后面没带宾语。据此, 笔者认为: 中动词既具有及物动词的特征, 又具有不及物动词的特性, 即中动词具有中间性。

(一) 中间性的生成条件

英语中有许多动词既可以是及物动词, 又可以是不及物动词。例如:

5) a. They sell clothes every day.

b. The books sell well.

6) a. I often wax my floor.

b. The floor waxes easily.

7) a. He reads newspaper after breakfast.

b. The novel is reading better with each passing day.

可以看出, 各例中上句的动词均是及物动词, 而下句的是不及物动词。这就是中动词具有中间性的物质条件。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 在中动结构生成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状态化”(stativization)的过程^[3]。中动词与对应的及物动词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前者表状态而后者表行为。例如:

8) a. We paint these walls.

b. The walls paint easily.

例 8) 中上句的普通及物动词 paint 必然要与具体的行为动作(“给墙上漆”)相联系; 但下句的中动动词并不意味着有行为发生, 因为动词后面的状语已将事件“状态化”了, 它只表示在现阶段这些墙具有“容易漆”的特征, 是对该性质状态的描述, 相当于 These walls are such that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paint (go to a painted state) easily.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 其一, 如何理解“状态”; 其二, 为何会产生“状态化”。我们先看例句:

9) Some poems translate easily. (有些诗歌容易翻译)

10) Letters to oneself compose quickly. (给自己写信写得快)

11) The door doesn't close. (这门关不上)

12) Bureaucrats are bribing more than ever in his administration. (在他执政期间, 官员受贿日益严重)

Fagan 认为, 中动结构并不是用于报告行为事件, 而是陈述某事物具有某一特定属性。^[4]既然是陈述事物的属性, 当然是表示状态, 而状态是与动作对立的。例 9)~12) 表达事物的某一属性或状态。

可以看出, 上述例句均带有副词性(adv)状语, 如例 9) 中的 easily 和例 10) 中的 quickly 是副词状语, 例 11) 中的 not 则是表否定意义的副词, 而例 12) 中 more than ever in his administration 是包括比较状语和时间状语的复杂状语。这些状语使得事件状态化了, 也就是说, 例 9) 强调的不是“翻译”, 而是“容易”, 例 10) 强调的则不是“写信”, 而是强调“写得快”。同样, 例 11) 强调的是“关不上”, 例 12) 强调的是“日益严重”等等。

因此有学者认为, 正是动词的状态化构成了中间结构生成的基础, 这也是造成中间性的根本原因。^[3]因为动词从表达动作到表达状态, 动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使得它从一个范畴过渡到了另一个范畴, 即非范畴, 也就是说动词非范畴化了。

非范畴化是一定语境下范畴逐渐失去其典型特征的过程^[5]。范畴在非范畴化后至重新范畴化之前, 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就是说, 在原有范畴和即将产生的新范畴之间会存在模糊的中间范畴, 这些中间范畴丧失了原有范畴的某些典型特征, 同时也可能获得新范畴的某些特征。表现在句法形态上, 非范畴化之后, 范畴的某些典型分布特征(句法/语义特征)消失, 范畴之间的对立呈中性化^[6]。

前面谈到, 动词的性质特征由表动作变化到表

示状态,它便由一个范畴进入另外一个范畴(即非范畴)。非范畴化弱化了及物与不及物之间的区别,它使及物与不及物从及物性连续体的两端接近了连续体的中间状态,使得某些动词既可以表现为及物动词,又可以表现为不及物动词。这就为中动词的中间性打下了基础。由例8)可看出,上句表示动作,而下句表示状态。这里发生了非范畴化。自然下句中的动词会表现为既有及物性特征,同时又具有不及物性特征,即中间性。

由此可知,“状态化”使得动词非范畴化,对动词而言,在及物与不及物之间也会存在一个中间范畴,即中间性。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中动结构表达状态,中动词必然会具有中间性。这样一来,中动词中间性也就具有了牢固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

(二) 中间性的生成过程

前面谈到“状态化”是中间性的生成基础,接下来我们将谈“状态化”是如何使中动词具有中间性的。我们将用生成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中动词的中间性的生成过程。以例8)为例。“状态化”首先改变了及物动词 paint 的论元结构,用做及物动词的 paint 与用做中动词的 paint 具有的论元结构分别为例13)与例14),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

13) paint [(X (Y))

Agent Theme

14) Paint [X- o/(Y)]

Agent Theme

动词的状态化实际上就是从动作动词到状态动词的转化,更确切地说,就是从说明施事行为动作到说明受事性质状态的转化之后,动词原来的逻辑施事主语被抑制,同时动词丧失了原有给逻辑宾语指派格的能力。为了满足扩充投射原则^[7]和格特征核查^[8]的需要,在格要求的驱动下,逻辑宾语通过句法移位,最终导致逻辑宾语域内论元域外化,到了语法主语的位置上,从而生成 NP+ V+ ADV 这样的中间结构,其中的 V 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动词。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动动词表示的是一种初始的、原动的状态(inchoative state)。如果将这种状态看做某种结果(result),去追溯造成这种结果的动因,得到的便是一种使役关系。按照 Levin 和 Rappaport 的分析,从使役动词到中动词,这中间经历了一个非使役化(decausativizatzen)过程。动词的非使役化也就是在原来使役动词的基础上除去了一个表示外因的域外论元,所以在由非宾格动词构成的句子中根本看不到域外论元的影响。非使役化使得本来

的二元谓词(two-place predicate)变成了一元谓词(one-place predicate)^[9]。

可以将中动词的中间性的产生过程描述如下:状态化使得中动词最终产生中间性。状态化本身意味着动词原来是动作动词或二元动词,具有域外论元和域内论元。状态化后,逻辑施事主语被抑制。或者说,非使役化后,动词失去一个表示外因的域外论元。这是产生中间性的第一步。接着,“逻辑宾语域内论元域外化,到了语法主语的位置上。”此时句子形式上已经没有了宾语,动词已经变成了不及物性的了。根据此理论,非使役化理论的解释与此殊途同归。非使役化使动词由本来的二元谓词变成了一元谓词。一元谓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及物动词。由于此时的主语实际上应该是原来的宾语或者受事,徐盛桓将这种“句子主语处于受事地位的句子”叫“主语受事句”^[10],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中动结构。我们可以将中间性产生的过程简述为:(及物动词)状态化→失去域外论元→主语受事(不及物动词)。

前面我们先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中间性的基础——表示状态(意义),然后又从生成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它的产生过程——受事主语(形式),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理论在解释中间性时互为补充,根本不矛盾。这里意义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其实,这种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统一绝非偶然,其背后有其深层原理。

Croft 指出,共存于单个词语、短语或结构里的不同范畴,其组合有的是无标记的,这种无标记的关联又称“自然关联(natural correlation)”,表示原物的状态或模型。若某事物可同其相对立的一对或一组属性建立关联,而其中又有一个属性最频繁地与此事物相联系,并在与此事物相关的认知模式中被看做是此事物的缺省属性或原形属性,这一关联就是自然关联或无标记关联。^[11]因此在表达这种属性时,只须将受事提前,不需要任何标志。由“自然关联”理论可以得出两点:第一,中动词表达的是其本身具有的状态或属性,与此有关的关联应该是自然关联;第二,既然是自然关联,受事自然提前,无须任何标志。这里的自然关联理论又是一次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统一。

三、中动词的中间性解读及反思

如上所述,中动词本质上是一些“两栖性”的动词:既可做及物动词,又可以做不及物动词。那么它和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Levin&Rappaport 认为,中动词和及物动词本质上都是诱发性的,而且两者都需要诱因。前者的诱因是内在的(internal),后者的诱因是外来的(external)。^[9]从动词的动貌(aspect)角度可以知道中动词和及物动词的区别。及物动词表达复杂事件的外因及结果,这种动词在动貌上属完成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12]具有瞬间性(punctual),在动词的词义中标有活动(activity)或使因(cause)及结果或改变了的状态(change of state)这两个意义。中动词表达事件的内因及结果,动词表示的是一种自然的(spontaneous)、无须依赖外部使因的、完全由内因主导的变化和结果,在动貌上属成就动词(achievement verb)^[12],不具有瞬间性。

中动词是不及物动词的一种特殊类型,属于包容性不及物动词。所谓包容性不及物动词指的是交际语中必须有辅助性修饰成分的那一部分动词。这里的辅助性修饰成分显然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状语。如果没有这个状语,句子则不具有信息价值,自然也就失去交际意义。

这里必须将中动词与另外一个概念“静态不及物动词”区别开来。前面例题中的 suffice(足够)和 outmatter(比...更重要)是静态不及物动词,这些词本身包含完整的静态意义。而中动词本身无法表达这样的意义,它必须靠句子中的状语(静态性的副词)来表达此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副词,也就无所谓中动词了。表面看来,中动结构是“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或者是“主语受事句”,这和“一个结构的语义特征和句法体现应是一致的”^[13]观点相矛盾。按照此观点,应该是“主动形式表主动意义”,“主语施事句”才成立。该如何理解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呢?以例15)为例:

15) We (I, You) close the door.

此例是典型的主动形式表主动意义。但这个句子变成例16)后似乎有理由怀疑上述“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和“主语受事句”的说法站不住脚了。

16) The door closes easily.

很明显,这两例区别在于例15)中的 We (I, You) 被 easily 所代替。这种区别的产生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例16)添加了 easily,这意味着句子意义将发生变化,即由例15)中表动作变化到表状态;第二,既然意义发生了变化,句子形式自然也要发生变化。可以看出,句子形式的变化是这样的:例15)中的表示施动意义或动作意义的 We (I, You) 消失,而该例中的逻辑宾语变成了例16)中的语法主语了。

由此看来,“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中的主动形式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强烈施动意义的主动形式,如果将这种主动形式理解为不具有施动意义的主动形式,则我们认为“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是可以接受的。同理,“主语受事句”也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出现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就是因为这里发生了变化。既然语义发生变化,句法也要跟着变化。所以说,这不仅不和“一个结构的语义特征和句法体现应是一致的”矛盾,恰好是它的具体体现。

K&R 将中动词看做是及物动词,错在只是看到中动词的意义或来源;而 Perlmutter 则相反,他只是看到中动词的形式或结果,他们均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四、结语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中动词的中间性结论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它使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在研究语言问题时,语言的内容(意义)与形式不能分离,而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当意义已经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其次,我们得出中动词具有中间性的特点:它既有及物动词的特性,又有不及物动词的特征,即亦 A 亦非 A。这对于方法论也有启发作用,它可以打破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古典逻辑的排中律思维。最后,我们证明了中动词的中间性,也就证明了中动词具有模糊性。世间的万物之间并没有绝对清楚的界限,而“语言的模糊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决定了语言结构层次和单位的分类之间‘亦此亦彼’的中介地带存在。”^[14]而中动词的中间性是语言模糊性的又一力证。

注释:

- ① 本文采用“中动词”的说法。
- ② * 表示错误的用法。

参考文献:

- [1] 戴曼纯. 中动结构的句法特征[J]. 外语学刊, 2001, (4): 32-33.
- [2] Perlmutter, David M. Impersonal passive and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J].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g, 1978, (4): 157-189.
- [3] 韩景泉. 英语中动结构的生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3): 181-186.
- [4] Fagan S. The English middle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8: 181-203.
- [5] 刘正光, 刘润清. Vi+ NP 的非范畴化解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03, (4): 244.
- [6] Hopper P, S A Thompson.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J]. *Language* 70, 703-712.
- [7] Chomsky N.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2.
- [8]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9] Levin B, M Rappaport.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10] 徐盛桓. 语义数量特征与英语中动结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6): 30.
- [11] Croft William. Possible verbs and the structure of events [A].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12] Vendler D.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3] Langacker, Ronal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4] 吕公理. 语言模糊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考[J]. *外语学刊*, 1995, (3): 13.

On the transitivity of mid-verbs

XU Aim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wo views are concerned in the transitivity of middle verb. One, represented by Keyser and Roeper, holds that the middle verb is transitive, while another, whose representative is Perlmutter, attributes it to intransitive verb. Regarding the flaws of the current views, a tentative opinion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the summary of a lot of linguistic phenomena. Relevant argumentation i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linguistics.

Key words: transitive verb; intransitive verb; mid-verb; neuter

[编辑: 苏慧]